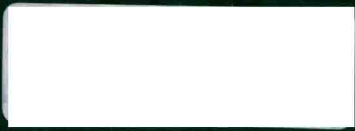


授鄒守子汝南梅頤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
其書而施行焉按顏之推嘗曰北人名字不分今
齊書往往如此然未有舉其字之一字者當時笑
必謂魚伯魚生汲汲字子思子思子思子思子
是冲鄭冲者晉書傳云冲與
西也

《授鵝堂筆記三



六
子生鯉鯉
云云亦失
義荀顗何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51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51

學苑出版社

黄本骥 撰

痴

学

八卷

黄本骥（？），字仲良，号嶰山，别号虎痴，湖南宁乡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官黔阳教谕。通经史，尤喜金石，有痴名。尝聚秦汉以来金石文字数百种。有《圣域述闻》、《古志石华》、《三长物斋丛书》、《明尺牍墨华》、《姓氏解纷》、《皇朝经籍志》、《避讳录》、《郡县分韵表》、《历代职官表》等。

《痴学》八卷，前三卷为《读经笔得》，卷四为《读史笔得》，卷五为《读文笔得》，卷六为《读诗笔得》，卷七为《信古录》，驳刘氏《史通·疑古篇》而作也，卷八为《疑疑孟》，驳司马温公《疑孟》而作。经史之学，黄氏所得至浅，论及诗文，尤多偏见。侈谈韵学，其心勤而事左。如卷三云朱彝尊《经义考》沿袭明朝朱西亭《经序录》，大误。卷五云《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宴，凡一千三百八十四字，于《樊哙传》才二百七十三字。黄氏此论仅从文辞繁简而论，实不知史家编纂之例。卷七论及刘知几《史通》，臧否人物失当。

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长物斋重刊本。

此次影印用道光二十七年三长物斋重刊本。

璇學目錄

三長物齋叢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卷二

讀經筆得中

卷三

讀經筆得下

卷四

讀史筆得

卷五

璇學

目錄

讀文筆得

卷六

讀詩筆得

韻學危言

卷七

信古錄

卷八

疑疑五

璇學目錄終

疑學卷一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經筆得上

易中乎豚魚吉舊說謂豚物之微者魚物之隱者也愚謂物之愚者莫如豕豚三月豕也物之尤愚者物之愚者莫如魚詩牧人之夢亦以魚爲眾占信之感孚惟愚而眾者最難信及豚魚則無物不信矣故爲中孚之象

甕甕皆陶器甕大於瓶以貯醢醢酒漿之用非汲具也井卦云甕敝漏蓋以甕甕井口使不滲漏敝則漏矣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非用以汲也上文羸其瓶瓶乃汲水之器故左傳衛孫蒯飲馬於重邱毀其瓶士喪禮新盆甕瓶二註皆訓汲器惟莊子所稱漢陰丈人則偶用甕汲非易義也郭景純井賦有瑤甕龍騰句亦誤會易語耳

夫易彰往而察來句而微顯作微顯而闡幽句開而而當

名辨物句正言斷辭句則備矣句此本義句讀也夫

易彰往而察來句而微顯作微顯而闡幽句開而而當

物正句言斷辭句則備矣句此近日汪容川注周

易衷翼句讀也及檢文心雕龍徵聖篇云易稱辨物

正言斷辭則備始知古人讀本以開而當名爲句辨

物止言爲句斷辭則備矣爲句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其大旨本程子易傳而參引史事以證爻象之詞其例創自鄭康成易傳而盛於李光讀易詳說誠齋則又踵光而增盛者其後如李杞之用易詳解明葉山之入白易傳皆以誠齋爲宗講學家如元儒胡一桂本義纂註吳澄易纂言皆不滿誠齋之說蓋門戶之見無足爲據夫以史證經或不免有所牽合然意存法戒究勝空談此誠齋之書所以終不可沒也若用易詳說八白易傳復參用老莊以子亂經則不免於躡駁矣因讀誠齋之書故具論之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二

舜格於文祖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其說本于孟子三年之喪畢然後踐位也蔡氏傳引春秋遭喪之明年卽位以爲證而謂孔說不知所據何也

稷契與堯同父異母之兄弟也堯以丹朱不肖傳位於舜舜誠賢矣以世情度之亦必兄弟中無一賢者而後可以及舜若堯之兄弟明倫教稼勳業爛然非不賢也一旦舉舜於側微而授以天子之位舜受其位若固有之未聞以一言讓于稷契而稷契亦安居臣位而不以爲嫌然則堯舜之授受固以天下爲公而

無一毫私欲之累若稷契之賢見於典謨者亦未足以盡之也其爲商周之始祖也不亦宜哉

舜典之幽州卽堯典之陶都州都語之轉也孟子作幽州史記作幽陵當從孟子爲是蔡傳引爾雅水中可居曰洲非也幽州在舜十有二州之內卽禹貢冀州地也洲州古字通用說文引周南作在河之州洲可作州州亦可作洲也又按崇山在澧州卽禹貢之荊州也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皆在九州之內左傳所謂投諸四裔者裔邊也卽九州之邊境非謂九州外殊絕之地也孔穎達釋五宅三居句以爲大罪居

禮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三

於四裔指放流竄殛而言也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是則九州之外更遠於四裔矣何以反居其次耶

虞書伯夷炎帝神農氏之後世居姜水因以爲姓上古八大姓姜其一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封爲四岳所謂大嶽也昨以茅土命爲侯伯賜氏曰呂呂與齊古字通用謂其佐禹有功能爲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舜受堯禪命典三禮是爲秩宗時伯夷老矣舜命禹稷契皋陶垂益夔龍皆名之惟伯夷稱伯而不名蓋敬之也當是時苗民逆命伯夷恤功於民降典

以折其邪心播刑之迫佐皋陶以教祗德佐禹以平水土告厥成功民以殷盛後世以禹稷配之稱三后焉舜既攝位祀神頒瑞巡方受覲諸大禮伯夷實輔相之又本天秩之常以正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其後周公本之以作周禮凡祀天神享人鬼祭地元及巡守朝覲律度量衡幣玉帛車服采章之制悉仍其舊而增損之如三黜增爲六十有二章損爲九之類使宗伯掌焉宗伯者昉秩宗而名之也秦燔詩書伯夷所降之典多失其籍漢興叔孫通以繇叢之學定儀法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而伯夷之典於是乎不

禮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四

可考矣伯夷在唐虞時總領方嶽諸侯而率嶽神之祀能修其職嶽神享之夏禹時封爲呂侯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王者師佐文武定天下周初以功封爲齊侯得專征伐成王時太公子呂伋爲天子虎賁氏武王又封姜姓後爲紀侯又封文叔爲許男又有封呂封申封向封芮者皆姜姓國伯夷之後也文王時處芮質成是爲姜姓之芮成王時芮伯畏夫爲司徒則姬姓之芮也齊桓公有妾曰芮姬故知此芮爲姬姓穆王時呂侯爲天子司寇作呂刑一曰甫刑宣王時王冏中伯封於謝崧高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甫卽呂也所封諸國惟齊最大惠王時桓公小白伯諸侯至敬王三十九年田恒弑簡公立平公專其國政改齊爲田而姜姓始失祀云

洪範五行先儒以五事庶徵分配其說紛然不一班氏固漢書律曆天文三志與劉氏向歆洪範傳全不相符而班氏復采劉氏說作五行志卽一書已有二說矣蘇氏洵洪範論全祖班氏本說蔡氏沈書集傳則謹守五行次第而自爲一說也劉班蘇以五事之貌屬木而蔡屬水班蘇以言屬金而劉蔡屬火班蘇以視屬火而劉屬土蔡屬木班蘇以聽屬水而劉蔡屬

變學

卷一

前經集傳上

五

金班蘇蔡以思屬土而劉屬水蘇氏輒則以貌屬土視屬木思屬火其說又與洵異所同者惟言金聽水而已以余論之當以班洵二說爲正周易巽爲木爲白貌右傍从白从人說文云象人面白形也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主面貌而言則貌宜屬木兌爲口口司言兌正秋之卦金屬也又本文金曰從革而言亦曰從則言宜屬金離爲火爲目目司視火主明而視亦曰明則視宜屬火坎爲水爲耳耳司聽聽左傍從耳從主王於天干亦水屬也則聽宜屬水月令中央上祭先心土居五行之中心爲五官

變學

卷一

前經集傳上

六

之長心主思則思宜屬土劉蘇以庶徵之雨屬木而蔡屬水蘇以鳴屬金而劉蔡屬火蘇以燠屬火而劉屬土蔡屬木蘇以寒屬水而劉蔡屬金蘇蔡以風屬土而劉屬水以余論之亦以蘇說爲長月令春德在木仲春曰始雨水季春曰時雨將降又雨水爲孟春中氣則雨宜屬木陽者陽也日乾物也秋德在金孟子曰秋陽以暴之則陽宜屬金夏德在火王襄傳曰不若盛暑之鬱燠則燠宜屬火冬德在水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孟冬行夏令則方冬不寒季冬大雩以送寒氣周禮正歲十二月朔冰左氏傳曰因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凡言寒者皆水旺之令也惟周禮之仲秋逆寒月令之寒氣總至國語之清風戒寒乃在金旺之月言寒於是始爾非謂秋爲寒之極也又大寒小寒皆季冬節候左氏曰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註云司寒水神也則寒宜屬水土寄旺於四時風周行於八節東北風立春至丑土寅木之氣也東方明庶風春分至卯木辰土之氣也東南方清明風立夏至辰土巳火之氣也南方景風夏至至午火未土之氣也西南方涼風立秋至未土申金之氣也西方閭闔風秋分至酉金戌土之氣也西北方不周風立

冬至戌土亥水之氣也北方廣莫風冬至至子水丑土之氣也則風宜屬土又蔡氏說曰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則庶徵雨之為水陽之為火類例甚明然蔡氏既以稽疑之蒙屬木矣又以咎徵曰蒙恒風若之蒙屬土二處皆訓蒙昧而所屬各殊是自亂其例也余以蘇說推之庶徵之雨屬木則稽疑之雨亦宜屬木木生火則霽宜屬火火生土則蒙宜屬土土生金則霽宜屬金金生水則克宜屬水此五行相生之序也霽蒙霽克之義原難強解以意測之爾雅雨止為霽雨止則陽光出矣故屬火爾雅蒙奄也奄即推

癸學

卷一

讀經集得

七

字能掩物者莫如土故屬土驛取流通之義物之流通者莫如金故屬金水雖專主克火而洪水可以泊陳五行是五行之克物者莫如水故屬水若五事庶徵之序則木為仁金為義火為禮水為智土為信以五常之次第分先後焉五行生於天地故以所生為序五事庶徵主於人而休咎應之故以五常為序卜筮忌根兌故稽疑以相生為序也今倣蘇氏洪範圖例別圖如左

五行

五事

稽疑

休徵

咎徵

水潤下賊

聽聰謀

克

謀時寒

急恆寒

火炎上苦 視明哲 霽 哲時煥 豫恆燠
木曲直酸 貌恭肅 雨 肅時雨 狂恆雨
金從革辛 言從又 驛 又時暘 僭恆暘
土稼穡甘 思睿聖 蒙 聖時風 蒙恆風
圖中金曰從革言亦曰從稽疑之一曰雨庶徵之一亦曰雨稽疑之三曰蒙咎徵之五亦曰蒙其為同屬一行可知

洪範五福雖錫之於天而代天錫福者實惟建極之君深宮一念之祥四海胥蒙其澤朝廷一事之失萬姓悉受其災故曰汝則錫之福又曰惟辟作福凡言福

癸學

卷一

讀經集得

八

者皆此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五者之福也蔡氏集傳於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二句不能貫通遂於汝則錫之福句別訓之曰福者爵祿之謂也恐以添設為嫌又訓之曰祿亦福也不觀上文敘時五福既已實指其綱矣本節曰子攸好德及下文既富方穀富也攸好德也又已錯陳其目矣何得復添出壽祿為福一說祿之為福本於爾雅又周禮祿以馭富富為福之一端祿又為富之一端謂祿為福理尚可通至於爵以馭貴則非五福所有也從而添之是六福也况五福無貴貴未足為福六極無賤賤未足為

極昔人已有論之者矣余謂建極之君代天錫福者何也孔氏武仲曰養其老慈其幼使天下之民皆壽可也井其田里其居使天下之民皆富可也和其陰陽正其四時使天下之民皆康寧可也移其俗正其信使天下之民皆好德可也刑不濫武不刻使天下之民皆考終命可也嘗取孟子之言證之而孔說益信夫五者之福壽非長生不死之謂也五十衣帛六十食肉則民壽矣富非食祿萬鍾田連阡陌之謂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民富矣康寧非駐顏卻病返少還童之謂也班白不負戴則民康寧矣攸好德非

卷一

九

讀經筆得上

九

希聖希賢出類拔萃之謂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則民攸好德矣考終命非壽躋耄耋無病而終之謂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民考終命矣皇極不建反之則爲六極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則民凶短折矣老幼轉乎溝壑則民疾矣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則民憂矣民無恆產因無恆心則民惡矣以千里而畏人則民弱矣天人之際君民之閒影響應答如此其速故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書以天之災祥民之禍福分配五行牽強傅會之失誠所不免老蘇斥之宜矣然其儆戒萬世之君臣其功固未可沒也于

其無好德之人雖欲錫以五者之福不惟無益于彼而且有善於國家有梗於治化如唐虞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是也故曰其作爾用咎匹夫爲不善而鄉人化之固不在爵位之有無也於是乎作福之君又有刑戮以威之故曰惟辟作福作威威者卽威此無好德之人也作威固爲人主御世之大權不可下移於臣卽作福亦非一手一足之烈自公孤卿尹下至參佐殷輔皆代君錫福之人羣策羣力効職分猷成功而退歸善於君非人臣之所得私宋公子鮑之貸粟賑饑齊田恆之三量登一漢王莽之出錢獻田助給

卷一

十

讀經筆得上

十

貪民皆人臣作福之謂也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頗僻庶民用僭惡也

洪範福極之說盜跖之壽崔慶之富非福也顏子之貧而短命伯牛之疾非極也考終命分三層有子曰考老死曰終正命曰命凶短折亦分三層其說不一五行志曰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又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又文選注曰六十曰短三十曰折又書疏曰未卹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余則以爲兵荒曰凶三陽曰短弱壯曰折

洪範九疇之三曰農用八政甚矣先王之重農也五行終稼穡固爲農之所業卽水火山金亦無往非農之所資也八政首食貨固爲養農之本卽祀與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亦無往非安農而衛農者也庶徵之雨暘燠寒風固爲農時之所重卽協紀之歲月日稍疑之雨霽蒙驛克亦無往非課農之所急也故曰時無易百穀用成時旣易百穀用不成又以日月之冬夏箕畢之風雨終焉其丁寧反覆之意至深切矣然則農用八政雖居九疇之三非卽皇極之所由建而福極之所由分與

經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上

蔡九峯洪範皇極內外篇倣周易以九疇繪成方圖各圖其計九疇之數以一代一二代三三代四一五代六代七代八代九如世俗所謂馬子者後於洪洞劉氏見所藏新莽布貨其文曰大黃布千次布百弟布百壯布百中布百下百差布一百厚布百幼布百公布百小布一百凡十等遞減之數與洪範圖正同始知莽布爲是書所本而馬子之說由來久矣第以一爲五其餘照數作豎筆與商賈之數異耳

天子稱皇帝始於秦而呂刑一篇稱皇帝者再皆指舜

言豈三代以前已有此稱耶抑如月令之太尉祭義之黔首爲後儒竄入耶

金有三品金爲上銀爲中銅爲下又有五色黃爲金白爲銀赤爲銅青爲鉛黑爲鐵總名曰金故食貨志以銀爲白金銅爲赤金說文以鐵爲黑金是也易之金夫金矢金柅金車金鉉虛而象之者皆言金也周禮之金錡金鑄金饒金鐸金節金版金奏實而用之者皆銅也惟詩之金罍金卮金鳥周禮之金路禮器不嫌於奢則皆以金飾之耳其餘鐘鼎權量刀劍矛戟

爲之無用金鐵者牧誓云武王左杖黃

經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上

鉞黃鉞者銅鉞也初學記黃帝採首山之銅始鑄爲刀拾遺記黃帝鍊石爲銅越王勾踐鑄成八劍郭璞爾雅注云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校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山海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注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錮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爲純鉤之劍郭又引汲郡銅劍事其文與爾雅注同江淹銅劍贊序云古以銅爲兵至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

既不充故以鐵足之以上數說皆兵器用銅之證漢書蕭望之劾韓延壽奏內有取官銅物候月食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一條則漢代兵器尙有用銅者不獨古時爲然也考工記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銅也齊劑也用銅和錫銅四分錫一分共五分是爲斧斤之劑也餘倣此周禮秋官職金掌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征入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

漢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三

之府金亦銅也爲兵器之府當在冬官如考工築氏爲削治氏爲殺矢桃氏爲劍之類而夏官之棄人掌爲弓矢亦其一也鄭注以爲專屬棄人則非矣棄人受財入職金以齎其工財卽職金所入之銅也受銅於職金以齎其工使爲矢鏃之用鄭注以財爲泉布非是職金在秋官中居司刑司刺之後掌囚掌戮之先蓋亦刑官之屬也所掌之財皆贖罪之銅及征稅所入之貨物耳若泉布之財掌於天官太府以下諸官非職金所有也尙書舜典金作贖刑鄭注金黃金呂刑其罰百鍰鄭注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孔疏曰古

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傳言黃鐵舜典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耳按贖罪用銅可見古人無金銀贖罪之事而注疏未及明言所以用銅之故遂使後儒疑呂刑罰鍰非聖人之法按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金罰卽贖罪所罰之銅也貨罰卽司關等所沒入之貨也士卽士師掌刑之官也職金掌受士師所罰贖罪之銅與貨入於夏官之司兵使造五兵五兵者弓矢戈矛也蓋罰姦民之銅鑄爲兵器以衛良民卽舜典金贖呂刑罰鍰之故

漢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古

非罰其金銀充國用也管子曰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贗一戟小罪譴以金分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櫨亦卽古人用罰之遺意也其曰坐成以束矢者卽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其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也鄭注三十斤爲鈞金謂銅也兩造皆入不直者沒其金矢按鈞金所以鑄兵束矢所以習射皆武備也後人不知罰金之用遂於鈞金束矢有紛紛辨駁者皆陋說也呂刑所罰之鍰一鍰六兩以十六兩

爲斤計之墨罰百鍰乃六百兩爲三十七斤半則罰
惟倍乃一千二百兩爲七十五斤判罰倍差乃一千
八百兩爲一百一十二斤半合上二者之數罰之也
宮罰六百鍰乃三千六百兩爲二百二十五斤合上
三者之數罰之也大辟罰千鍰乃七千二百兩爲四
百五十斤合上四者之數罰之也蔡傳謂判罰倍差
爲五百鍰非是差少也不足也謂倍之爲四百而少
其一百則是三百鍰也算法以不足曰差有餘曰強
若五百鍰則當曰倍強矣則爲割鼻刑爲刖足罪尙
相等至宮刑之割勢閉幽人道絕矣罪之輕重判然

經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五

不同豈有刑罰較罰加至三百而較官罰止少一
百之理五刑由輕而重五罰由少而多以次遞加各
有理法其爲三百鍰無疑也大辟罰千鍰其實乃一
千五百鍰曰千鍰者古書辭簡如詩三百之類舉成
數而言也周時斤兩較歷朝爲最輕所謂大辟四百
五十斤者尙不及今之三百斤今以三百斤銅贖一
死罪似乎過輕然五罰皆曰疑赦其大辟可疑者如
今之誤傷人至死及同殺一人而爲從者耳若謀殺
故殺及爲首行兇者罪無可疑夫固不在罰而赦之
之例矣卽勳臣世族其罪應死幸蒙流宥如共驩苗

縣之類則亦不在罰而赦之之例矣古人執法殺人
者死無論故誤首從皆在大辟二百之屬非如後世
律例詳明同罪之中又分差等也故虞書有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及罪疑惟輕之文過過誤也故謀故也
罪疑之疑卽呂刑疑赦之疑也以此推之呂刑五刑
之疑有赦卽虞書之流宥五刑也五罰之疑有赦卽
虞書之金作贖刑也呂刑五罰原與虞書相通非如
漢時入穀贖罪而蕭望之等所謂富者得生貧者獨
死開利路以傷治化之比也豈有一篇之中曰中日
敬三致意焉方以獄貨非寶申戒有司而作刑以詰

經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六

四方者反以罰貨繫獄著爲令哉蔡傳駁之殆未於
本文五疑字著想以爲雖死罪概可贖免且不知所
罰之爲銅不知罰銅爲鑄兵而用遂有穆王巡遊無
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一切權宜之
術以斂民財之說又以虞書金作贖刑執定承上鞭
扑而言故分爲兩概若柄鑿之不相入矣夫鞭扑小
刑原不足以致民於死若必取償於養命之財無論
貧民不能驟辦卽或丐貨輸陳力不能償必有追呼
致死者是鞭扑輕刑不尤酷於五刑之流宥者哉又
於流宥五刑下注云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

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
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其說尤誤秋官職金所掌
之金罰非即呂刑之罰緩乎何得謂周禮無其文且
周公之繫易也既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罰矣
又曰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易之金矢即周禮之
鈞金束矢也何得謂五罰非先王之法至穆王時始
用耶蓋穆王所制特五刑之屬多於周禮五百章耳
然亦輕罪多而重罪減矣班祿刑法志所謂周道既
衰穆王既荒命甫侯作刑平亂國用重典亦非持平
之論也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古

卷耳懷人詩之祖也燕燕送行詩之祖也谷風閨怨詩
之祖也考槃閑居詩之祖也陟岵懷鄉詩之祖也七
月田家詩之祖也東山從軍詩之祖也鹿鳴公饗詩
之祖也

國風一發五紕毛傳云虞人翼五紕以待公發鄭箋云
一發而翼五紕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
也朱子集傳不從毛鄭而引中必疊雙爲證夫一發
固無中五之理然亦與周易王用三驅失前禽王制
天子不合圍國語王田不取羣諸義相背獸三爲羣
王猶不取一發而五王者之田固若是乎

行露標梅死腐詩傳言強暴者三夫文王之化行者讓
途男女異路貞女在室豈有強暴污辱若是之甚者
乎六禮不備謂之奔傳言追其今兮追其謂之似有
不可一日安於其室者是殆就女子貞潔而極言之
不暇爲被化之男子設想也

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曰山無草木曰帖所以言陟
彼帖兮無可帖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按帖爾雅
訓多草木至毛傳始以無草木訓之若如施說帖無
草木固可以譬無父而下章祀有草木又何以譬無
母耶蓋詩人偶舉以起興耳無所取義也自後儒穿

癡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太

鑿之說起而詩之興體以亡眉山蘇氏所謂責其義
之太深求其法之太切者此類是也

小宛詩小序以爲刺幽王也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
蠃有雄無雌之蟲負他蟲以爲己子然蜂亦能負子
尚有雌雄惟蜾蠃無妃匹之道尙知教誨其子而視
其似我以喻幽王有申后而廢之有太子宜臼而逐
之會蜾蠃之不若也小弁詩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維
之朝雉尙求其雌謂杜鹿之奔爲其牝也雄雉之雌
求其雌也亦指廢申后而言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謂
太子者國之根本王之枝葉亦指逐宜臼而言也詩

人不便明言君過故借昆蟲草木以喻其意非若卷耳草蟲諸詩泛言他物以起興也離騷之所以能繼三百篇者正在此爾

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小弁之詩既呼天又呼父母此其所以爲怨也

小旻取篇首旻字爲目小宛取篇首宛字爲目小弁取篇首弁字爲目因在小雅謂之小文義甚明蘇氏以大雅召旻配小旻謂尙有大宛大弁爲孔子所刪乃曲說也詩有大車大田大東大明而無小有小星小戎而無大易有大有大壯而無小豈皆孔子刪之耶

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不

小旻詩曰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或聖或否否者包狂僭豫急蒙而言五德之反也

角弓之詩爲王遠兄弟而作駢赤色周之所尙以角飾弓而塗以朱則色駢駢然即彤弓也駢駢角弓非不美也若弛而不張則駢然向外而反也昏姻外戚也兄弟昏姻親疏之別也胥皆也無使皆遠而無別也爾之疏其所親而遠兄弟矣民之兄弟皆然矣爾之以遠兄弟爲教矣民之兄弟皆傲之矣其所以欲兄弟之無遠者此令兄弟綽綽然有餘裕耳不令兄弟交相爲病也令使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民之良也

自教化日媮而民之無良者使同方而居之兄弟素

越異視各爲一方遂至始相痛而終相怨矣其相怨

之由非有大故卽一宴飲之隙受爵不讓其過雖小

而爭端已開必至於同室操戈而後已爵酒器已止

也此二句卽伐木詩所謂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坊記云醵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

齒亦此意也兄弟之所以無相怨者貴於長幼有序

老馬前行駒隨其後猶人之徐行後長一定之序也

若駒前行而老馬在後則老馬反爲駒失其序矣所

以失序皆由於疾行先長不顧長者之在其後也如

癸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丰

食固宜飽先長者而飽非所宜矣如酌固須取先長者而取爲甚急矣民之兄弟旣以無良而相怨矣王不教之以讓是徠本善援復教之升木也塗泥本濁復附之以塗也毋禁止之辭惟君子有微美之猷以化導之則小人之屬如取諸其懷而與之矣王之所以無微猷者由於自居於驕而不能相下遂使天性之薄如雪之初雨非不瀟瀟然降於天浮浮然著於地然其所積未厚一見初出之日其消而化流而去可立待也遺去聲言莫肯以卑下之禮相遺式發語辭婁古屢字言以驕倨自居非一事也繼南蠻髦弁

髦也言屢驕不已必致如蠻夷之相殘如弁髦之自
敝也前三章欲王知親疎之別胥遠則無別矣次三
章欲王知長幼之序不讓則無序矣而以君子有徽
猷一句爲全詩之主後二章莫下卽所以無序屢驕
卽所以無別皆與徽猷相反末二句申言作詩之意
總結八章也

雖鳩以興淑女而曰鳩類鳴鳩以喻叛臣而曰巧婦小
鳥陸璣詩疏之不可盡信如此爾雅鴝鵒鴝鵒郭氏
云鴝類已足破陸疏之妄矣然朱子詩傳云鴝鵒鴝
鵒惡鳥而郭以上文鴝鴝爲鴝鵒第據時驗云然
未聞所出仍當以鴝鴝訓鴝鵒而鴝鵒別爲一鳥改
從朱傳爲得

卷一

讀經筆得上

三

癡學卷二

寧鄉黃本驥虎癡著

讀經筆得中

曲禮敖不可長四句長敖則不敬從欲則害義志滿則驕樂極則淫志滿由於長傲樂極由於從欲故又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

禮不妄說人二句說當音稅如說大人之說謂以言語喻人使從己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故不妄說人可與言者亦惟辭達而已矣故不費

鸛鵒能言四句禽獸者鳥獸之通稱此節猩猩曰禽獸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一

及周禮禽作六羣羔其一皆獸可稱禽之證也考工

記天下有大獸五羽其一乃鳥可稱獸之證也他如

鳥曰雌雄而狐亦稱雄獸曰牝牡而雞亦稱牝天將

雨商羊舞鳥以獸名叔子田乘乘鴝獸以鳥名羽者

鳥毛者獸鳥獸毛毳鳥亦可以言毛戎事乘翰獸亦

可以言羽飛曰鳥走曰獸鶴之步鳧之趨雀之躍鵒

之奔是鳥亦可以言走也前漢袁盎傳曰騁六飛六

飛者六馬也是獸亦可以言飛也

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言負者無禮則無傭主販者無禮則無售主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之者卜其姓也如京房本

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陸鴻漸不知其姓卜得鴻漸

于陸遂姓陸名鴻漸是也

寡婦之子三句婦人多溺愛寡婦之於孤子尤甚寡婦

之子外失父訓不肯者常多非有見焉而與之友恐

誘已為不善且恐彼本不善而或疑為我所誘也

名子者不以國四句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此為國君

世子命名之說如申繻之對桓公是也若臣民之子

不以國敬君也日月民所瞻仰山川民所取材用也

皆嫌于不敬不以隱疾嫌不祥也又不獨為他年避

卷二

讀經筆得中

二

謹計也

男女異長乃長幼之長即內則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居

宿於外女子十年不出之謂異地而長所以別嫌也

告喪曰天王登假陳氏讀假為退較呂氏說為長但其

引漢書稱大行謂行乃循行之行以其往而不反則

非也大行見汲冢周書諡法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故君后初薨諡號未定稱曰大行皇帝大行皇

后及前漢韋元成傳言大行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

大行謂元成父賢也然則大臣初薨亦可稱大行矣

檀弓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行道之人